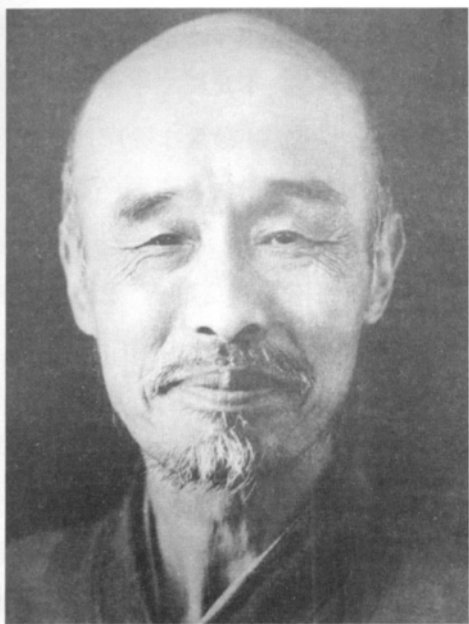


僧格的养成与完善

——纪念弘一大师诞辰 130 周年

◎ 学 诚



弘一大师德相

今年是我国近代高僧、文艺先驱、教育家、律学宗师弘一大师(以下简称大师)诞辰 130 周年。虽然大师已经离开我们 68 年,但他那清瘦而坚定的身影、矚铄而亲切的目光仍然深深印刻在很多人心;他的大志高行、善言法语依然启发和教导着众多正信佛子。大师光辉崇高的六十三载生涯,值得我们永远纪念!

一、忆念 弘一大师的高贵僧格

(一)高山仰止——大师不同凡响的高贵僧格

大师诞生于风雨飘摇的清朝末年,生活于战祸动乱频发的民国时期。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,他犹如一轮皎洁的明月,为饱经风霜的中华大地

洒下片片清凉。至今大师仍受到社会各界人士与佛门僧俗弟子广泛的敬仰与怀念、尊重与崇仰。

大师的高贵,不仅在于他超世绝伦的精湛才艺,更在于其巍峨皎洁的精神品格。正如著名画家丰子恺所说:“我崇仰弘一法师,为了他是‘十分像人的一个人’。凡做人,在当初,其本心未始不想做一个十分像‘人’的人;但到后来,为环境、习惯、物欲、妄念等所阻碍,往往不能做得十分像‘人’。其中九分像‘人’,八分像‘人’的,在这世间已很伟大;七分像‘人’,六分像‘人’的,也已值得赞誉;就是五分像‘人’的,在最近的社会也已经是难得的‘上流人’了。像弘一法师那样十分像‘人’的人,古往今来,实在少有,所以使我十分崇仰。”^[1]古志法师纪念大师说:“其与闽南法门同参者,身言垂教,言简意深。留与缙素之道风嘉猷,使凡识师者,莫不心悦诚服,皈命如流。其感化世人之深切,诚末世之型范也!”^[2]太虚大师也在大师示寂后写挽诗说:“以教印心,以律严身,内外清静,菩提之因。”^[3]

大师的伟大,不仅体现在其自身品格的严明清静,更体现在他对佛教事业不遗余力地奉献与发扬上。他戮力纾解,使强占寺院的庙产兴学运动化为无殃;他创办佛教养正院,培育法门幼子;他深愿大行,重树南山律幢,使南山律学重兴于末法时代,奠定了中国佛教复兴的坚固基石。《弘一大师传略》记载:“披剃后,刊落声华,尽屏旧习。以戒为本,发心扶律。遍搜中外律藏,校勘南山三大部,重兴律学,续数百年之坠绪。……创‘南山律学院’于浙之慈溪,规模已具,事阻未果。识者引憾,而师泰然。……倡办‘养正院’于南普陀,厘订佛学课程,培育学僧,造就甚众。抗战军兴,厦门临海防前线,师誓与寺院共存亡,颜其居曰‘殉教堂’,书‘念佛不忘救国,救国不忘念佛’以互勸。……暮年

色力渐衰,知将迁化,尽力弘化,不辞劳瘁。”^[4]其一生成就,正如圆瑛法师纪念大师时所说:“德业巍峨,著于闽海;戒香馥郁,绍自南山。”^[5]

大师堪称一代佛门巨擘、律学宗师。从他身上,我们可以看到一位出家人的高贵僧格,“志至刚,气至柔”便是这种高贵僧格的生动写照。精严毗尼大义,阐扬古圣微旨,将复兴戒律、绍隆佛种作为毕生心血灌注之处,是其志刚也;专求己过,不责人非,深念四恩,育人辅世,随缘普化,德馨后来,是其气柔也。正如满益大师在《灵峰宗论》中说:“立身行己之道,志欲刚,气欲柔。志不刚不足成千古品格,气不柔不足陶多生习气。……志刚则本立道生,气柔则深造自得。志刚可上求佛道,气柔可下化众生。志刚可荷负众生,气柔可承事诸佛。易曰:天行健,君子以自强不息。用九,见群龙无首,吉。刚而柔也。地势坤,君子以厚德载物。用六,利永贞。柔而刚也。刚柔合德,定慧力庄严,此世出世法之正印也。”

(二)景行行止——僧格教育的重要意义

大师自身殷重于高尚僧格的涵养,也孜孜于养育他人僧格,因为这是佛法住持与兴隆的关键。

大师曾为律华法师书偈跋说:“‘名闻及利养,愚人所爱乐;能损害善法,如剑斩人头。’明诵帚道昉禅师,晋江溜澳人,住开元寺,尝以是偈铭诸座右。余初落发,亦书是偈,用自惕励。尔者,律华法师于是偈深为爱乐,复请书写。余嘉其志,赞喜无已。愿师自今以后,熟诵灵峰所撰诵帚师传,尽此形寿,奉为师范,如诵帚所行一一追踪而实践之。甘淡泊,忍疲劳,精勤禅诵,唾弃名利。以冰霜之操自励,以穹窿之量容人,亲近善友,痛除习气,勇猛精进,誓不退惰。余所期望于师者至厚,所遵仰于师者至高,故不觉其言之缕缕也。”(《南山律苑文集·律华详释》)其殷殷嘱托、深切厚望之情溢于言表。

当今社会的发展对僧才的教育与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,佛教的发展需要一大批德学俱佳的僧才,而与知识和能力相比,僧格更为重要。如丧失僧格,即

便拥有再多的知识与能力,与一名在家的俗人又有何区别?正是因为僧格,僧人才称得上为人天师表;不具备良好的僧格,不能成为真正的僧才。正如《灵峰宗论》中云:“学不难有才,难有志。不难有志,难有品。不难有品,难有眼。惟具超方眼目,不被时流笼罩者,堪立千古品格。品立则志成,志成才得其所用矣。末世竞逐枝叶,罕达本源,谁知朝华易落,松柏难雕。才志之士,奈何甘舍大从小哉!”“学道贵有品格,有识量,而文字记问不与焉。有品格无识量,不足旷超千古,犹无品格也。有识量无品格,不足砥柱中流,犹无识量也。品格识量既具,则不被眼前活计所局,时流习气所迁”。“有出格见地,方有千古品格;有千古品格,方有超方学问;有超方学问,方有盖世文章。今文章、学问不从立品格始,品格不从开见地始,是之楚而北其辕也。”

在当今错综复杂的社会环境中,僧人往往容易受到各种不良思想的腐蚀,从而背离僧人应有的道心。如何加强僧格教育、保证僧团纯洁、维护佛教声誉,是影响当今佛教存续发展的重要问题,并且关系到佛教未来的前途与命运。回顾大师生平的行谊风范和悲愿言教,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僧格教育的意义、摸索培育僧格的方法大有裨益;效学大师的崇高僧格,努力培养和造就能于当今时代兴办佛教事业的法门龙象,是我们纪念大师的最好方式!

二、效贤:僧格的内涵

什么是僧格?僧格是僧人特有的品格,是在世间优秀德行的基础上,特具出世精神的人格特质。拥有高尚僧格的僧人,定具有强大的道德感染力、宗教感召力,对净化人心、祥和社會、兴隆佛教有着积极的作用。从大师的言传身教中,我们可以总结出圆满僧格的几个基本内涵。

(一)人品端良

优秀的人格是僧格的基础。试想,如连做人都不好,怎能成为合格的僧人,又怎能堪称人天师表?就

如大师在南普陀寺佛教养正院的开示中说：“要晓得我们出家人，就所谓‘僧宝’，在俗家人之上，地位是很高的。所以品行道德，也要在俗家人之上才行。倘品行道德仅能和俗家人相等，那已经难为情了，何况不如？又何况十分的不如呢？……咳！……这样他们看出家人就要十分的轻慢，十分的鄙视，种种讥笑的话，也接连的来了。”（《弘一大师讲演集·南闽十年之梦影》）

很多优良品德，诸如孝顺、勤俭、谦虚等，都是通于世出世间的。

大师对母亲的感情甚笃，感人至深。亦幻法师曾回忆：“是年（一九三〇）十月十五日，天台静权法师来金仙寺宣讲地藏经，弥陀要解。弘一法师参加听法，两个月没有缺过一座。静师从经义演绎到孝思在中国伦理学上之重要的时候，弘师恒当着大众哽咽涕泣如雨，全体听众无不愕然惊惧。座上讲师亦弄得目瞪口呆，不敢讲下去。后来我才知滚热的泪水是他追念母爱的天性流露，并不是什么人在触犯他伤心。”（《弘一大师在白湖》）

大师的勤俭深为人称道。他曾经对青年学僧开示说：“诸位请看我脚上穿的一双黄鞋子，还是民国九年在杭州时候，一位打念佛七的出家人送给我的。又诸位有空，可以到我房间里看看，我的棉被面子，还是出家以前所用的；又有一把洋伞，也是民国初年买的。这些东西，即使有破烂的地方，请人用针线缝缝，仍旧同新的一样了。简直可尽我形寿受用着哩！又如吃东西，只生病时候吃一些好的，除此以外，从不敢随便乱买好的东西吃。”（《晚晴老人讲演录》）

出家人的衣食住行等各方面财物通常来自信众的供养，应该分外珍惜，常怀惜福心、惭愧心、报恩心而受用。当然，当今社会生活的普通标准比大师时代高出许多，出家人不必像大师那样清苦，但如果奢侈浪费乃至攀比摆阔，既浪费福报，也是明显“无道”的表现，如《论语》说：“士志于道，而耻恶衣恶食者，未足与议也！”也必将为信众和社会人士所讥嫌，更谈不上具备高尚的僧格了！

谦虚是为人的美德，出家人更必须谦恭才能真正学有所成，所谓“我慢高山，法水不入”。大师为人十分谦恭，有那样高的身份、地位和成就，却从不以师长自居。“平常学生去见，谁去谁见，你给他磕一个头，他照样也给你磕一个头。”（倓虚《影尘回忆录》）大师曾手书《行事钞》警训赠圆拙法师：“应自卑下，如拭尘巾。推直于他，引曲向己。常省己过，不讼彼短。”^[6]

切不可为出家之后不再受世俗伦理的约束，便忽视起码的做人品德。“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”，高贵的僧格必定建立在端良的人品基础之上。

（二）信仰纯正

纯正的信仰是僧格的根本。信仰包括几个方面，最主要是相信佛、法、僧三宝的功德和相信因果真实不虚。《成唯识论》：“信差别略有三种：一信实有，谓于诸法实理中深信忍故；二信有德，谓于三宝真净德中深信乐故；三信有能，谓于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能得成起希望故。”（卷六）可见，对于三宝、业果的深信是成为一名出家人最基本的条件。

大师尤其强调这一点。他在《闽南十年之梦影》中说：“我平时对于佛教是不愿意去分别哪一宗、哪一派的，因为我觉得各宗各派，都各有各的长处。但是有一点，我以为无论哪一宗哪一派的学僧，却非深信不可，那就是佛教的基本原则，就是深信善恶因果报应的道理——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；同时还须深信佛菩萨的灵感！这不仅初级的学僧应该这样，就是升到佛教大学也要这样！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的灵感道理，虽然很容易懂，可是能彻底相信的却不多。这所谓信，不是口头说说的信，是要内心切切实实去信的呀！……我以为无论如何，必须深信善恶因果报应和诸佛菩萨灵感的道理，才有做佛教徒的资格！须知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这种因果报应，是丝毫不爽的！又须知我们一个人所有的行为，一举一动，以至起心动念，诸佛菩萨都看得清清楚楚！一个人若能这样十分决定地信着，他的品行道德，自然会一天比一天地高起来！……就我个人而论，已经是将近六十的人了，出家已有二十

年,但我依旧喜欢看这类的书!——记载善恶因果报应和佛菩萨灵感的书。”

当今时代,僧众的很多问题与因果信念的丧失有直接关系。有句话说:“居士怕因果,因果怕和尚”,就是对出家人因果观念淡薄的极大讽刺。一个人深信因果,才不敢胡作非为。离开因果的基础,所有“缘起性空”、“万法唯识”的理论都将成为空中楼阁。如大师在《〈心经〉大意》的开示中说:“研习《心经》者,最应注意不可著空见。因常人闻说空义,误以为著空之见。此乃大误,且极危险。经云:‘宁起有见如须弥山,不起空见如芥子许。’因起有见者,著有而修善业,犹报在人天。若著空见者,拨无因果,则直趣泥犁。故断不可著空见也!”又在《〈八大人觉经〉释要》的开示中说:“古人云:‘上智知空而进德,下愚知空而废业。’即此义也。若执空以为究竟,则佛法所绝不许,斥为‘著空魔’,斥为

‘堕顽空’。由此空见而拨无因果,即造极恶之重业矣!”

正因为深信因果、深信三宝功德,才会相信通过自身的努力也能成就无上菩提,才会真正策发起出家修行之心。离开了信仰这一根本,绝对称不上是一个真正的出家人。

(三)道心坚固

坚固的道心是僧格的核心。所谓道心,即希求修道之心,是一种对佛法充满渴求的状态,包含了对出家修道这一人生道路的坚定信念。道心与信心不同,它是出家人与在家人最重要的区别。如果只有信心而没有道心,则走在家居士的道路也可以,但走出家之路就很困难。道心的内涵主要包含两个方面:一是志向高远;二是离欲舍俗。

1、志向高远

一个优秀的出家人,必定要树立起明确高远的志向,要对自己有崇高的期许。出家人应以超脱生死、成就佛道和誓度众生为志,这也是作为一个出家人自尊自重的表现。大师在示寂之前曾开示道:“出家要自尊人格,争佛体面”。^[7]他还说过:“‘自尊’就是自己尊重自己。……就是自己时时想着:我当做一个伟大的人,做一个了不起的人。比如我们想做一位清净的高僧吧,就拿《高僧传》来读,看他们怎样行,我也怎样行,所谓‘彼既丈夫我亦尔’。又比方我想将来做一位大菩萨,那末,就当依经中所载的菩萨行,随力行去。这就是自尊。但自尊与贡高不同。贡高是妄自尊大、目空一切的胡乱行为。自尊是自己增进自己的德业,其中并没有一丝一毫看不起人的意思的。……如果作这样想:‘我是不敢希望做高僧、做大菩萨的。’那做事就随随便便,甚至自暴自弃,走到堕落的路上了,那不是很危险的么?诸位应当知道:年纪虽然小,志气却不可不高啊!”(《青年佛徒应注意的四项》)

有的出家人立志不高,安于现状,整天悠游度日,得过且过,其实就是在混日子,消耗自己宝贵的生命,有的人甚至最终走向了还俗的道路,这些都十分令人



建于杭州虎跑寺内的弘一大师之塔

惋惜。“食存五观”中有“忖己德行,全缺应供”之语,就是说出家人要在佛法修行上有所成就,才能不愧于十方信施。大师曾对一位法师说:“出家人的饭总是要给用功的出家人吃的,不是要给马马虎虎的不用功出家人混的,你总是要自己明白尊重自己,不要这样糊涂地混下去,糊涂混下去是很可惜的,是自己糟蹋了自己,这是我对于你的一点希望。”^[8]

2、离欲舍俗

既然选择了出家之路,就应决志舍弃种种名闻利养、亲友俗情,志存菩提、一心向道。不能由信解苦谛而离欲,则持戒难以清净,不出生死,不得菩提,所有善行都只成世间法。只有勤修离欲,如莲花出淤泥而不染,才能成就高洁僧格,才能真正感化人心、净化人心。

大师摘编佛言祖语的《晚晴集》中说:“离贪嫉者,能净心中贪欲云翳,犹如夜月,众星围绕。(《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经》)生死不断绝,贪欲嗜味故;养怨入丘冢,虚受诸辛苦。(《大宝积经》)……名利、声色、饮食、衣服、赞誉、供养,种种顺情境界,尽情看作毒药、毒箭。(满益大师)……悲哉众生!欲念未除,道根日坏;佛之视汝,将何以堪?(彭二林)”

在淡泊名利这一点上,大师堪为楷模。倓虚法师回忆大师赴湛山寺讲学的情形时说:“弘老只带一破麻袋包,上面用麻绳扎着口,里面一件破海青,破裤褂,两双鞋:一双是半旧不堪的软帮黄鞋,一双是补了又补的草鞋。一把破雨伞上面缠好些铁丝,看样子已用很多年了,另外一个小四方竹提盒里面有些破报纸,还有几本关于律学的书。听说有少许盘费钱,学生给存着。……因他持戒,也没给另备好菜饭,头一次给弄四个菜送寮房里,一点没动,第二次又预备次一点的,还是没动,第三次预备两个菜,还是不吃;末了盛去一碗大众菜,他问端饭的人是不是大众也吃这个,如果是的话他吃,不是他还是不吃,因此庙里也无法厚待他,只好满愿!”“愈是权贵人物他愈不见。”(《影尘回忆录》)

另外,大师摘编的《满益大师警训略录(寒笈集)》中亦说:“倘名关未破,利锁未开,藉言弘法利生,止是眼前活计。一点偷心,万劫缠绕。……不与菩提大心相应,云代佛扬化,吾不信也。不与为生死心相应,云大菩提心,尤不信也。胜负情见不忘,仅成阿修罗法界;名利眷属意念不忘,仅成三途魔罗种子。……利关不破,得失惊之;名关不破,毁誉动之。既为得失、毁誉所转,犹以禅道佛法?呜呼!”

当今佛门中的种种不良现象,都与出家众贪着名闻利养有关。比如有的人名利熏心而敛财;有的人整天俗务缠身,追逐世间的名誉地位;有的人追求安逸享受、铺张浪费的物质生活;有的人跟居士接触过于频繁,贩卖佛法,攀附权贵;有的人面对居士们的虔诚恭敬,忘乎所以,逐渐养成了养尊处优、好逸恶劳的坏习惯。这些都是出家人应予以警惕的!

世俗的感情是发起纯正出家之心的最大障碍。“欲令智昏”,在世俗感情的影响下,自身原本发起的道心也会发生动摇。有的出家人俗情不泯、藕断丝连,跟亲友联系紧密,不能安住寺院、用功办道;有的人对出家生活产生失落感,甚至最后受到情欲诱惑而还俗。大师出家时不见亲友,后来常常谢绝通信、闭门谢客,世所罕见,令多少人钦佩不已。以大师之高量,尚避俗情如水火,何况我们修行功夫尚不到家之人呢?

还有些人出家原是因为生活中的痛苦而想到佛门中清静一下,这其实是厌离世俗的苦受,其本人不一定认知苦谛。到了寺院之后,如非及时闻思佛法、建立道心,则原本在家时候的苦受一旦消失,就没有修学的动力,结果整天混日子。混得没意思了,就还俗,或者借出家的条件追求五欲享受,甚至放纵五欲、混同世俗,降低僧格,玷污佛教。

(四)戒律清净

持戒是出家人的本份,也是僧格的关键。如元照律师说:“佛法二宝,并假僧弘;僧宝所存,非戒不立。”(《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·释序文》)

有些出家人受戒后将戒本束之高阁,不安居,不

诵戒,不学戒,自诩“大戒不犯,小戒不算”,其实往往小戒无知,大戒糊涂。由于不知防微杜渐而最终犯大戒。或者自恃狂禅狂慧,而轻蔑戒律,甚至言行放荡,引发世俗讥嫌,败坏佛门形象,令人退失信心,自害害人,极其可悲。须知,学戒、持戒是出家人终身大事,不可有一日懈怠!

大师终其一生持戒精严,世所敬仰,更是所有出家人效学的典范。他俗家时的弟子丰子恺在《怀李叔同先生》文中回忆道:“……这二十四年中,我颠沛流离,他一贯到底,而且修行功夫愈进愈深。当初修净土宗,后来又修律宗。律宗是讲究戒律的,一举一动,都有规律,严肃认真之极。这是佛门中最难修的一宗。数百年来,传统断绝,直到弘一法师方才复兴,所以佛门中称他为重兴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师。他的生活非常认真。举一例说: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纸去,请弘一法师写佛号。宣纸多了些,他就来信问我,余多的宣纸如何处置?又有一次,我寄回件邮票去,多了几分。他把多的几分寄还我。以后我寄纸或邮票,就预先声明:余多的送与法师。有一次他到我家。我请他藤椅子上坐。他把藤椅子轻轻摇动,然后慢慢地坐下去。起先我不敢问。后来看他每次都如此,我就启问。法师回答我说:这椅子里头,两根藤之间,也许有小虫伏着。突然坐下去,要把它压死,所以先摇动一下,慢慢地坐下去,好让它们走避。”这正是大师持戒严谨的表现。

瑞今法师在《亲近弘一大师学律和办学的因缘》中说:“大师于日间自订有阅读、讲律和礼诵等常课,绝不浪费时间。到了天将薄暮,则持珠念佛,经行散步;入晚即就寝,绝少点灯,颇有古德‘怜蛾不点灯’的遗风。律中规定,穿不过三衣,食不逾午时,他都严守不越,这是所以戒贪奢之妄念。”

此外,有人把戒律当作“照妖镜”,看周围每个人浑身都是毛病,自以为只有自己是正确的,这是学律误入歧途的表现。戒律最主要的就是律己之精神,而非律他。大师曾说:“学戒律的须要‘律己’不要‘律人’,有些人学了戒律,便拿来‘律人’,这就错了;记得

我年小时住在天津,整天在指东画西净说人家不对;那时我还有位老表哥,一天他用手指指我说:‘你先说说你自个!’这是句北方土话,意思就是‘律己’啊!直到现在我还记得,真使我万分感激;大概喜欢‘律人’的,总看着人家不对,看不见自己不对。”(火头僧《弘一大师在湛山》)大师如是说,更如是行。他曾在给亦幻法师的信中自陈“在白湖讲律未穿大袖的海青,完全荒谬举动,违反习惯,承炳瑞长老慈悲纠正,甚感戴之。”(《弘一大师在白湖》)其严于律己,可见一斑。正如他所编辑的《永觉和尚广录》摘要中说:“禅衲威仪,非是外修边幅。盖为内检其心,必先外束其身。未有身既放逸,而心能静一者也。所以佛制比丘,威仪必肃;百丈礼法,诸宗共守。宋伊川先生,见僧出堂,叹曰:‘三代礼乐,尽在此矣!’由此观之,当日之威仪为何如也!今有等妄人,任情纵恣,决裂礼法,反笑守律仪者为局曲。果何心哉?昔大觉珙,动静尊严,圆通讷一见,直以大器期之。黄龙南,进止有度,居常正襟危坐。二老岂局曲之士哉?是知轻浮躁动,必非大器,虽得悟入,终亏全德。唯愿学人,毋以小器自安可也。”

大师不仅自身严持戒律,更发大愿弘扬戒律,维护正法。他在净峰研习南山三大部及灵芝三记时,曾撰一联以自策励:“誓作地藏真子,愿为南山孤臣。”^[9]大师拟定的《南山律苑住众学律发愿文》说:“一愿学律弟子等,生生世世,永为善友,互相提携,常不舍离。同学毗尼,同宣大法,绍隆僧种,普利众生;一愿弟子等学律及以弘法之时,身心安宁,无诸魔障,境缘顺遂,资生充足;一愿当来建立南山律院,普集多众,广为弘传。不为名闻,不求利养;一愿发大菩提心,护持佛法。誓尽心力,宣扬七百余年湮没不传之南山律教,流布世间。冀正法再兴,佛日重耀。”(《南山律苑文集》)大师以愿导行,深研戒律,精勤不辍,留下了《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》、《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》、《四分律含注戒本讲义》等著作。可以说,弘传戒律是大师最殷切的心愿。我辈深受大师之法乳深恩,不可不自警自省、战兢惕励、奋然向上啊!

(五)悲愿宏深

慈悲是僧格趋于圆满的必要条件。出家人的悲愿,既包括慈悲济世的胸怀,又不离爱国爱教的赤子之心。

出家人不可缺少慈悲济世的精神,否则最多只是一个自了汉,背离了大乘的宗旨。大师说:“学佛法者,固不应迷恋尘世以贪求荣华富贵,但亦决非是冷淡之厌世者。”(《弘一大师讲演集·佛法十疑略释》)又说:“佛法以大菩提心为主。菩提心者,即是利益众生之心。故信佛法者,须常抱积极之大悲心,发救济一切众生之大愿,努力作利益众生之种种慈善事业,乃不愧为佛教徒之名称。”(《弘一大师讲演续录·佛法大意》)大师在晋水庵作一联道:“草积不除,时觉眼前生意满;庵门常掩,勿忘世上苦人多!”^[10]他虽多次闭门谢客,但也积极行入世之事业,在社会人士中大力弘扬佛法。《弘一大师年谱》(林子青著)中记载:“是年(民国十六)春,闭关杭州吴山常寂光寺。时政局未定,新贵少年,唱灭佛之议,且有驱僧之说。三月,师乃函告友人堵申甫谓:‘余为护持三宝,定明日出关。’嘱为照所附致之名单,先为约定往寺会谈。其名单中所列者,即为当日主政之最剧烈者若十人。……三月十七日,致书旧师蔡子民、旧友经子渊、马夷初、朱少卿(时任浙教育厅长),贡献整顿佛教意见。”

在佛教界中,有人混同世俗,胡作非为,另一方面也有人回避责任、消极遁世。有的出家人忽视了僧人应该担负的教化责任,以个人修行为理由,不愿承担寺院工作,不愿做利他的事业,这让社会上产生了“佛教是消极的”等种种不良印象。为纠正这些偏见,大师曾说:“若专修净土法门者,尤应先发大菩提心。否则他人谓佛法是消极的、厌世的、送死的。若发此心者,自无此误会。至于作慈善事业,尤要。既为佛教徒,即应努力作利益社会之种种事业。乃能令他人了解佛教是救世的、积极的,不起误会。”(《弘一大师讲演续录·佛法大意》)

大师对国家充满了深厚感情,在国家社会处于危难之际,为民族大义挺身而出。“念佛不忘救国,救国必须念佛”是其爱国护教思想的高度浓缩。他说:“佛者觉

也。觉了真理,乃能誓舍身命,牺牲一切,勇猛精进,救护国家。是故救国必须念佛。”^[11]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,大师在吃饭的时候潸然泪下,对弟子说:“吾人所吃的是中华之粟,所饮的是温陵之水,身为佛子,于此之时,不能共纾国难于万一,为释迦如来张点体面,自揣不如一只狗子,狗子尚能为主守门,吾人一无所用,而犹腩颜受食,能无愧于心乎!”^[12]当年倭寇大举侵华之时,大师正在湛山讲律,他曾手书《殉教》横幅道:“曩居南闽净峰,不避乡匪之难;今居东齐湛山,复值倭寇之警。为护佛门而舍身命,大义所在,何可辞耶?”^[13]后来厦门战事吃紧,大师辞退众人关于避难的好意劝谏,说:“为护法故,不怕炮弹。”题其室曰“殉教室。”^[14]“他方有谄劝余迁居难者,皆已辞谢,决定居住厦门,为诸寺院护法,共其存亡。必俟厦门平静,乃能往他处也。”^[15]

作为出家人,以复兴佛法为己任,爱教兴教,是菩提心的自然流露。大师常怀“不忍众生苦、不忍圣教衰”的悲心愿力,并殷切劝勉他人。他给性常法师写信说:“乞仁者须痛念法门衰落,发弘誓愿负此重责,万勿推却,至要至要!……若唯退居林下,不愿出而任事,殊为未可。乞念法门众生,奋袂兴起,则法门幸甚!众生幸甚!……为佛门护法,与好事不同。乞勿误解。”^[16]

慈悲心、菩提心是大乘佛法的根本,有利益众生、兴隆佛教的宏深悲愿,才能成就圆满僧格。

三、践行:僧格的养成与完善

玉不琢,不成器。纵然是精金美玉之质,也须经一番锤炼与雕琢方堪为大器。大师的教诲和示现,为我们指出了培养高贵僧格的几个方向。

(一)树立信仰

信仰对于僧格的重要性前文已述。欲成就高贵的僧格,必须从培养和树立对三宝、因果的信仰入手。大师亲手创办的佛教养正院,其教育宗旨即为“深信佛菩萨灵感之事,深信善恶报应不爽,深知为

何出家与出家后应作何事等等。”^[17]

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把六道轮回视为迷信,把因果报应当作传说,把佛菩萨等同于神灵,认为信佛就是为了求平安、求发财、求富贵等。在这种大环境下,不少人在出家之前就没有受过良好的熏陶,对三宝和业果缺少纯正的信仰,对出家的意义模棱两可,这造成了僧众信仰薄弱的问题。鉴于此,寺院应开设因果方面的教育课程,以提升僧人整体的信仰层次。

此外,若能加强对居士的因果教育,打好基础,则更为理想。有条件的寺院,可以把有出家意向的居士集中起来,成立出家预备班,引导居士建立对佛教的正信。预备班是进入僧团、成为净人之前的准备阶段。平时可以护持常住,寺院可以安排法师定期或不定期地教授相关课程,使居士在一定时间内,逐步建立起对三宝、业果的基本信心,了解最基本的佛法概念。

(二)建立信解

出家修行是一条漫长艰苦的道路,没有高尚宏伟的志愿和坚固不退的道心,很难坚持下去。如何帮助出家人建立志愿、培育道心,不至于半途而废甚至自甘堕落呢?这可以通过次第善巧的修学安排来实现。

首先,有必要对真正发心出家之人进行一段时间的考察,时间不宜太短,最好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。刚开始发心出家的人,往往对自己的动机认识不甚清楚,对僧团生活存有很多想像。因此在这个阶段内,需帮助他们逐步明确和端正出家动机,参与并适应僧团的生活,以树立对出家道路的坚定信念。

出家之后,则首先应建立对修学次第的正确认知。很多出家人刚出家时,非常精进,冲劲很足,但由于往往只注重短期效果,忽视长远规划,不谙次第,仅根据自己的喜好随意修习,形成了很多固执偏颇的见解,并出现舍本逐末、急于求成、好高骛远等诸多问题。时间一久,看不到自己的进步,便对未来产生疑惑,无法坚持走下去,不仅白白吃了很多冤枉苦头,还浪费了宝贵的韶华青春。究其原因,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修学的道路缺少清晰的规划和坚定的信解。学习

佛法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,需经相当长的时间持之以恒、循序渐进的努力学习之后才能有所成效,寄希望于短时间内速成,很不切实际。因此,一个完整清晰的学习规划就显得十分重要。

佛法内容广博,须建立一套完整的修学理路,能够涵盖所有的佛教内容;然后要进一步考虑如何安排学习的先后次序,如何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和特点,在学习的大方向上做出取舍;最后明确自身主要的用功方向。这些问题考虑清楚之后,就容易对未来的学习做到胸中有数,修学目标就会比较明确,不会随外界的影响而见异思迁,最终能够学有所成。大师曾说:“修持当一门深入,久久专修,方有成就希望。若心无主宰,见异思迁,正修净土,又欲修禅,旋思学密等,一向混合乱参,志向不一,纷纷无绪,何由成功?”^[18]

还有的人不明白多少道理,觉得文字理论没有用处,急急忙忙地修行。殊不知这种做法非常偏颇,不可提倡。大师说:“解如目,行如足。行持固重,而不知解义为尤要焉!若于律义未能十分了解,而以臆见率尔行之,执非为是,谤是为非,他人不知,群起效仿,坏乱正法,其罪极大。古人谓恶紫夺朱,即此意也。若于律义果能十分了解,虽行不足,亦可对众宣扬,续佛慧命,以正知正见接引后学。彼虽不行,而其学者或能行也。……解义而行持不足,犹可弘护正法。虽行而解义未彻,不免误入歧途。故曰解义为尤要也。”^[19]

同时也要避免仅将佛教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。佛教本身是一个完整、丰富的信仰体系,不同于一般的哲学理论。如果单纯以世间学术的角度研究,则只得其表,不得其实。“现在有志僧青年,多趋求文字,学习外典,尽弃己业,佛门前途,深可悲也。而不知国文与佛经,不相关用。假如大学毕业之才学,欲研佛经,依旧门外汉。论文法,则经文尚有超过国文多多。”^[20]如果随顺世俗的知见,就很容易导致信仰的退失,甚至退化为普通的世间学者研究佛教,枉负了出家之初衷。

综上所述,若对修行缺乏应有的信解,不依正确的方法进行,则出家之路很容易走得辛苦不堪,甚至

于走偏,走错,产生迷惘、动摇、退缩之心以及种种烦恼困惑,削弱初发心时的高远大志,退失继续向前的勇气决心,经不起五欲六尘的考验,最后败倒于无始以来的强大习气!而倘若能依照次第,善巧规划学修道路,建立正确信解,就能帮助僧人认清修行的整体道路及自身缘起,踏实修持、步步提升,常得受用,心力才会越来越强大,从而志向愈发坚定、道心越发稳固。

(三) 亲近师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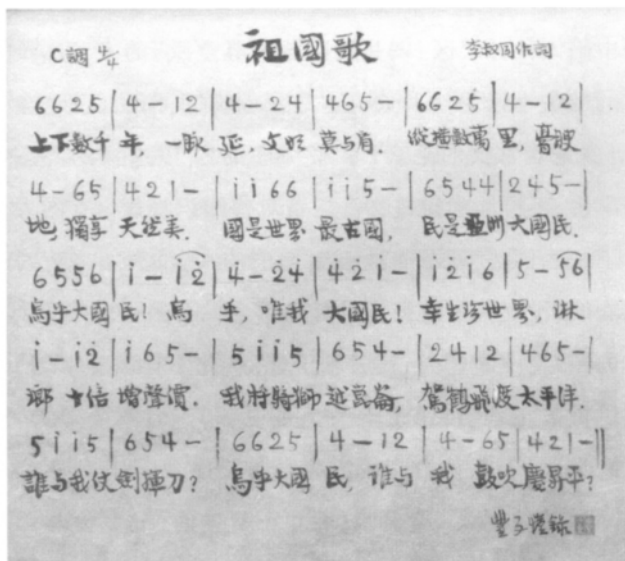
学修佛法需要积极亲近良师益友,如《藕益大师警训略录(寒笈集)》中说:“奋发之心,人皆有之,不能不藉于外缘。……不能亲明师良友、受恶辣钳锤,徒觅几部好佛法,静静闲坐,烧香啜茗而披阅之,此措大学问,尚不可为世间圣贤,况佛祖哉!佛祖可如此悠悠而得,善财、常啼真千古极拙人矣!何为《华严》、《般若》之榜样也?”

亲近善知识是学佛修道的根本,大师曾劝勉律华法师说:“朽人与仁者多生有缘,故能长久同住,彼此均获利益。……今朽人已西归矣,心中尚有悬念者,以仁者年龄太幼,若非亲近老成有德之善知识,恐致退惰。故敢竭其愚诚,殷勤请于仁者,乞自今以后,与妙莲法师同住,且发尽形寿承侍之心,奉之如师,自称弟子,并乞彼时赐教诲。虽受恶辣之钳锤,亦应如饮甘露,万勿弃舍!”^[21]大师自身更是对善知识志力希求,犹如常啼菩萨。他极仰慕印光大师,多次恳请其收自己为徒,曾燃臂以示诚意,最后终于以诚心感动了印光大师。他在《复王心湛居士书》中讲述自己拜师的经过云:“朽人于当代善知识中最服膺者惟光法师。前年,尝致书陈情,愿侧弟子之列,法师未许。去岁阿弥陀佛诞,于佛前燃臂香,乞三宝慈力加被,复上书陈情,师又逊谢。逮及岁晚,乃再竭诚哀恳,方承慈悲摄受。欢喜庆幸,得未曾有矣。”

善知识是我们法身慧命的根本,离师无法,离法无成,真正修行必须深切认识这一点。然而,当今时代普遍缺乏尊师重道的风气,不少人在依止善知识的过

程中陷入种种误区。一是对师长不尊重。有的人对师长讲的佛法不以为然,觉得这些我也听过,我自己也会讲,这是非常大的毛病、非常大的邪见,以这样的心态来学佛,不可能学得进去。二是对善知识观过。有的人学了一些佛法,就拿着法观察周围的人,没有一个清净如法的,没有一个值得自己尊重求学的。看见师长一个过失,乃至一次过失,就耿耿于怀,从此不再信敬,即使他讲佛法正理,自己也认为他是说教、言行不一等等,不愿听受。有人认为这是依法不依人,认为他言行不如法,即使他是大德、老和尚,我也不听他的。这其实是倒执经义,因为“依法不依人”重点是自己要全心求法、依法,不是求全责备别人依法。对方讲说法道理,我们就要敬重听受,如释迦牟尼佛过去生还从外道、罗刹舍身求法。当然,如果是大德高僧,所说有不如理处,我们可以不接受,或暂且存疑,但不应以瑕掩瑜、因噎废食,更不可轻毁、不敬。三是乱参学。有的人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的例子作为自己的借口,随便参学,盲目参学,这怎么能叫参访呢?这是乱跑。须知,善财童子五十三参,下一位的善知识要由上一位善知识作介绍,是次第参访出来的,不是自己随便乱找的。乱跑的过患,首先就是心不能够安住,心不安的话,想要修学佛法是不可能的事情,最后白白地把时间浪费掉。其次,盲目跑了很多地方,好的东西不一定看得到,垃圾倒很可能捡了一大堆回来,到处品头论足、谈论是非,造下很多的恶业。正确的做法是,一旦选择好了善知识,就要长期依止,不宜动辄离开。

僧格的培养也离不开师法友环境的保护和熏陶,这一点对于当代出家人尤为重要。当前,不少人对师法友团体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,不能安住道场。离开师友团体,个人则如无根之木,怎能成长为栋梁之才?不安住道场有几种典型的表现。一是跑道场,表现为对自己所在的道场不满意,总想到其他道场看看。结果跑了很多道场,都看出一大堆毛病,认为都不符合自己的理想,导致对前途一片茫然。如出现这种情况,可以断定:不是道场有问题,是自己有问题。当我们判断一个



道场时，其中有多少是智慧的抉择，又有多少是情绪在作怪？往往一时遇到不顺心的境界心里过不去，或者自身持有一套成见而现实生活不能如己所愿，便把对外界环境的苛求误植于内心对佛法的体会中。二是自由散漫、脱离集体，身安住而心不安住。主要表现为没有集体观念和公共观念，喜好单独行动，我行我素，不服管理，不随大众，认为自己跟别人没有什么关系。缺乏集体观念和公共意识，是僧团涣散的主要原因。

这些不好的习气对个人修行是极大的障缘，当切戒之！

另一方面，当良师益友的条件不具足时，还要有勇往直前、特立独行的精神，不要责求他人而荒废自己。例如大师在《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自行钞凡例》中说：“有四清净比丘共住，同学同见，即可羯磨结界行众僧事。若胜缘不具，僧事莫办者，亦应随分随力，依律行持。毋待他人，独修胜行。是编之作，意在于斯。”（《南山律苑文集》）

对寺院而言，在维持寺院正常生活条件的基础上，应把更多的力量投入在僧团的教育上，为广大僧众营造良好的学习、修道环境，以培养僧才、陶冶僧格。

（四）净罪集资

无始以来，我们习气业障深重，欲成就清静高贵的僧格，务要痛下决心，以苦为师、甘受锤炼、勤改恶

习。唯如此才能净除罪障、积聚资粮，才能真正超越自我、深进佛道。

《满益大师警训略录（寒笈集）》中说：“岂有粥饭习气，暖软形态，可坐进此道者？夫小小境缘，便成事障，因平日无分毫契心恰意处耳。果达妙理，则现前极恶逆事，第一玄妙，为第一明师良友。……颠沛患难，是锻炼佛祖英灵汉一大炉鞴。能受锻炼，便如松柏历岁寒而愈坚。不受则如夏草春花，甫遇风霜，颓靡无似矣。”大师给弘伞法师写信说：“近来备受痛苦，而道念亦因之增进。佛称八苦为八师，诚确论也！”^[22]给李芳远居士写信说：“世出世事，非一番苦心经营，其成就必不惊人。若欲超脱尘障，更须一番风霜磨砺。”^[23]面对困难苦受，不退缩、不躲避，视其为净除罪障、考验提升的机会而迎难而上、甘之如饴，这是铸就高贵僧格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。

修行不仅要克服外境的苦难，更重要的是战胜内心的习气，这也是学佛的根本。《满益大师警训略录（寒笈集）》中说：“习气不除，无出生死分。……千经万论，皆磨砢习气之具，习气不除，学问何益？”大师更是用自身言行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表率。大师在《改习惯》的开示中说：“在家人之教育，以矫正习惯为主。出家人亦尔。但近世出家人，唯尚谈玄说妙。于自己微细之习惯，固置之不问。即自己一言一动，极粗显易知之习惯，亦罕有加以注意者。可痛叹也！余于三十岁时，即觉知自己恶习惯太重，颇思尽力对治。出家以来，恒战战兢兢，不敢任情适意。但自愧恶习太重，二十年来，所矫正者百无一二。自今以后，愿努力痛改。更愿有缘诸道侣，亦皆奋袂兴起，同致力于此也。”大师还在《改过实验谈》的开示中教导了改过的次第方法：“一、学。须先多读佛书、儒书，详知善恶之区别及改过迁善之法。……二、省。既已学矣，即须常常自己省察，所有一言一动，为善欤？为恶欤？若为恶者，即当痛改。除时时注意改过之外，又于每日临睡时，再将一日所行之事，详细思之。能每日写录日记，尤善。三、改。省察以后，若知是过，即力改之。诸君应知改过之事，乃是十分光明磊落，足以表

示伟大之人格。故子贡云：‘君子之过也，如日月之食焉。过也，人皆见之；更也，人皆仰之。’又古人云：‘过而能知，可以谓明。知而能改，可以即圣。’诸君可不勉乎！”

出家修行，积累福德也非常重要。如福报不够，出家都会发生障碍，出家后修行也难获进益。惜福和习劳都是积福、培福的很好方式。大师特别把惜福和习劳列为“是青年佛徒应该注意的。”^[24]

惜福而节俭爱惜这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，在僧人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展现。历代祖师都非常注重节俭。大师曾这样说过：“我们出家人用的东西都是十方施主的，甚么东西都要节俭的，爱惜的。住的地方只要有空气，干净，就好，用的东西只要可以用，不必甚么精巧华丽，这是太贵族化，我们出家人不应该有的，要受人家的批评。我住的地方也只求简洁清净而已，用不着高楼大厦。”^[25]大师还以身作则，树立了榜样。他自己说：“我所穿的小衫裤和罗汉草鞋一类的东西，却须五六年一换，除此以外，一切衣物，大都是在家时候或是初出家时候制的。从前常有人送我好的衣服或别的珍贵之物，但我大半都转送别人。因为我知道我的福薄，好的东西是没有胆量受用的。”^[26]大师在温陵养老院五个月，院供火柴二匣，不曾动用一枝，由莲师返交院董。^[27]当今物质生活显著得以改善，然而铺张浪费的现象也开始在佛门出现。以大师之身份，尚如此惜福节俭，这难道不足以令我们深深警醒吗？

习劳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在寺院里就是参加寺院日常安排的各项劳动，护持道场。大师在设置佛教养正院的课程时，“更加习劳一科。院中不用使役。凡挑水、挑饭、扫地等，一切事务皆由学僧任之。”^[28]通过护持僧团、为众服劳，可以快速培植福报、滋长道业。

（五）精进不懈

发起忘我乃至无我的大精进，难舍能舍，难行能行，才是真正的出世丈夫。圆满的僧格非经大精进不能造就与展现。

大师在《〈八大人觉经〉释要》的开示中说：“听众或应于前所云‘空’、‘无我’等而怀疑问。谓既一切皆空，则

不须认真做事。何以今见学佛法者，于保护国土、利益众生等事，犹十分努力、认真苦干耶？今于此略解释之。佛法所以云‘空’、‘无我’者，意在破除常人所执之小我，将其多生以来自私自利之卑劣丑陋之恶习惯彻底消灭。然后以真实光明之态度，于世间一切之事，皆认真实行。勇猛精进，决无倦怠，虽丧身命，亦不顾惜。”

在《佛法十疑略释》的开示中又说：“以无我之精神，努力切实作种种之事业。亦犹世间行事，先将不良之习惯等一一推翻，然后良好之建设乃得实现。信能如此，若云牺牲，必定真能牺牲；若云救世，必定真能救世。由是坚坚实实，勇猛精进而作去，乃可谓伟大，乃可谓彻底。”

大师自身的行谊即展现出舍生忘死、锲而不舍的大精进精神。大师在得重病时曾对前来探视的广洽法师说：“你不要问我病好没有，你要问我有念佛没有念佛？这是南山律师的警策，向后当拒绝一切，闭户编述南山律书，以至成功。”^[29]大师在《含注戒本随讲别录》中说：“欲得数人发弘律之大愿，肩荷南山之道统，以此为毕生之事业者。余将尽其绵力，誓舍身命而启导之。”

在出家办道的过程中，怎样做到精进不懈呢？首先要思维生命无常，远离懈怠。我们的一生是非常短暂的，哪一天死谁也不知道，佛陀教诫我们“生命就在呼吸间”，常常思维生死事大，自有强大的推动力督促我们珍惜时光，不会悠悠放任、空度时日。其次要对佛法的胜利发起定解，深生好乐，希求证得。所谓“信为欲依，欲为勤依”，随着修行的深入，对三宝、业果信心增长，见到修行佛法的殊胜利益，生起踊跃欢喜之心，时时策励自己用功向上。第三要发长远心，坚持不懈。修行就像烧开水一样，要一直烧下去，水才会开；也如同挖井一样，要一直不停地挖下去，才有可能挖到水。刚开始学佛、修行的时候，心气都会很高，如果一天两天三天、一年两年三年下来，修得没有味道，就不想修了，一曝十寒，三天打鱼、两天

晒网,肯定是要不得的。作为一个出家人,随众就是最好的修行,出家众若能够坚持每天随众上殿、过堂、出坡、诵经、学习等,是很了不起的,这就是精进,长此以往,必有成就。第四要有做“常败将军”的勇气和精神。我们无始劫以来的习气非常深重,在修行过程中肯定会常常被习气打败,若没有“屡败屡战”的决心和勇气,受过几次挫折以后,便容易丧失继续努力信心。事先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,无论失败多少次,都要咬紧牙关继续战斗,这便是大勇悍、大精进。第五,要有广大的承担心。修行不光是为了自己,更是为了佛教、为了众生,出家人肩负着住持圣教、利益众生的责任,必须要有荷担如来家业的承担心,广发大愿,甘做众生牛马。有了这样的发心与愿力,定能得三宝加持,勇猛精进,逐渐圆满福慧资粮。

要注意的是,精进并不等于一味苦行,不依次第、不听师教、无视自己的条件,在形式上盲目攀比、追求。忽视自身缘起,过于激进的用功容易会有反面的作用,影响日后对修行的欲乐心,所谓“欲速则不达”。比如有人模仿祖师打坐不倒单,结果晚上不睡觉,白天昏昏沉沉,修行、做事都提不起力。再比如有人一心想闭关、住茅棚,不学教理、不调烦恼,结果闭关一段时间后便难以为继,好一点的整日昏睡,差一点的走火入魔,令人叹息!学习佛法需要很长的时间,必须依照正确的次第和方法,按部就班,不能过缓,也不能过急。

僧格的培养,亲近良师益友是关键。在师长的引导下树立信仰、建立信解,以净罪集资为手段,精进不懈为助力,定能塑造高贵圆满的僧格!每一位出家人都应大师为榜样,以弘扬佛法为己任,自勉自励、自强不息、勇猛精进,方不负自己出家之志,不负三宝、国家、父母和师长之深恩,铸就圆满僧格,成为人天师表!

【注 释】

[1]《弘一大师全集·序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,1991年。

[2]《弘一大师法集·晚晴山房书简·书后》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8年,第2006页。

[3]《弘一大师永怀录·赞诔》,上海佛学书局,2005年,第294页。

[4]《弘一大师法集·弘一大师讲演续录·附录》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8年,第1734页。

[5]《弘一大师永怀录·挽联》,上海佛学书局,2005年,第332页。

[6]《弘一法师年谱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,286页。

[7]《弘一大师永怀录》,上海佛学书局,2005年,10页。

[8]《弘一大师永怀录》,上海佛学书局,2005年,100页。

[9]《弘一法师年谱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,234页。

[10]《弘一大师永怀录·悼弘一大师》,上海佛学书局,2005年,第116页。

[11]《弘一法师年谱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,302页。

[12]《弘一大师永怀录》,上海佛学书局,2005年,230页。

[13]《弘一法师年谱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,251,260页。

[14]《弘一大师永怀录》,上海佛学书局,2005年,231页。

[15]《弘一大师永怀录》,上海佛学书局,2005年,148页。

[16]《弘一大师法集·晚晴山房书简》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8年,第1856页。

[17]《弘一法师年谱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,221页。

[18]《弘一法师年谱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,299页。

[19]《弘一大师法集》,新文丰出版公司,1118页。

[20]《弘一法师年谱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,252页。

[21]《弘一大师法集·晚晴山房书简》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8年,第1872页。

[22]《弘一大师法集·晚晴山房书简》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8年,第1865页。

[23]《弘一大师法集·晚晴山房书简》,新文丰出版公司,1988年,第1807页。

[24]《弘一大师法集》,新文丰出版公司,1609页。

[25]《弘一法师年谱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,291页。

[26]《弘一大师法集》,新文丰出版公司,1611页。

[27]《弘一大师永怀录》,上海佛学书局,2005年,233页。

[28]《弘一法师年谱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,221页。

[29]《弘一法师年谱》,宗教文化出版社,1995年,234页。